

愛的圈養： 晚近臺灣社會「毛小孩主義」的興起

洪凌*

摘要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肇發於近年同婚倡議者對於不合格情感與慾望實踐的排除，尤其以跨物種、亂倫、性濫交（包括非香草性愛）為被厭棄憎惡的大宗。本文的論證聚焦於同志遊行中出現的標語「人貓爽爽」如何以挑逗的形態招喚出同志正典(homonormativity)的焦慮與恐懼，以及做為對照組的都會家馴「毛小孩是家人」的溫情修辭所包含的全面生命治理。我試圖追究與探討：「異己」的界線從來都不天生，更遑論自然而然：這些疆界是藉由日新月異的規訓與治理術來劃分、區隔、擠壓，或是（類似理論家阿岡本的說法）「以驅離之名而納入」體制的縱橫控管軸線。若要反駁「毛小孩主義」的去性化與全景敞視監控，就須檢視人與人之間、人與貓之間的種種縱橫交叉的權力軸線以及各種不「合格」的慾望生成。

關鍵詞：毛小孩、人貓爽爽、階序、含括、物種（內外）、家馴主義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E-mail: lucifer.hung@gmail.com

Raised in Loving Cages: On the Emergence of “Fluffy Children” in Recent Taiwan Society

Lucifer 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nalyse the ruthless exclusion and disavowal of wanton and outlaw ways of life and forms of desire that pro-marriage homo-normative subjects unyieldingly repudiate and wish to eliminate. Among these non-normative desi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xual promiscuity (such as BBES), BDSM, incestuous erotic relationship, and cross-species intimacy, the latest is the most hated and those who perform this affective mode are labeled as outcasts to be exterminated. I argue for that the serious affect politics based on “cats and humans are having sexual intimacy and orgasms in a non-familial mode of life”, both as a queer living practice and a counter-cultural model to the pro-marriage camp’s New Normal. This seemingly deadly flirting language provokes an unprecedented anxiety and fear in two seemingly antagonistic groups, the anti-gay (marriage) heterosexists and those LGBT people voicing marriage-equality. The line which draws on the (sexual) others is never a priori or fixed boundary, but the accumulation of power struggles and new methods of bio-governance. To paraphrase Giorgio Agamben, I shall read closely on different materials which produce and reject simultaneously the pseudo-inclusion of “cats and humans who are having fun together” by excluding the very basic existence of New Sexual Others in nowadays Taiwan’s civil society.

Keywords: fluffy children, cats-and-humans-having-orgasm, hierarchical order, encompassing, domestic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lucifer.hung@gmail.com

愛的圈養： 晚近臺灣社會「毛小孩主義」的興起

洪 凌

一、化豹為人：同婚話語的家馴主義與跨物種愛欲排除

國家預先攔截了未來的酷兒，目的是要讓他們永遠長不大。
——許雅斐，〈未成年兒少與禁閉矯正：道德／立法下的生命政治〉

從電影文本、小說書寫到台灣人主體充滿驕傲愛護貓狗的「毛小孩」修辭，跨物種親密關係堪稱晚近最具爭議能量的愛情／情慾模式。然而，正由於「人人之愛」與「貓人之愛」是如此的扞格不入，前者堅定地固守人本疆界，後者則闖關了「物」與「人」之間似堅實似虛幻的分野，如是，跨物種的「貓／人」關係有可能為我們開啟解放的門扉。本論文的論證主要聚焦於跨物種情慾（尤其是近年來廣受歡迎的「人－貓」親密連帶）需要被正視與政治化。亦即，如果我們希冀打造一個「不家庭」的未來——也就是，任何親密關係都不被文化霸權所壓迫，亦不被區分為美好可欲與「必須被

殲滅」的對立次序——我們就得直面看待「人不人、獸即人」的慾望交換必須性及其倫理複雜度。

激發起我對這個题目的強烈探索與研究興趣，約起始於 2013 年的同志大遊行。在世新性別所隊伍中，一幅「人貓爽爽，跨物種成家」的海報氣勢鮮明地佔據了許多參與者與反同者的視線，從此，無論是「人貓」的跨物種交合，或是「爽爽」所不言自明的情慾指涉，都經歷了一連串的轉譯與詮釋。最明顯的莫過於同時被護家盟等保守團體與挺同志自由派都視為極度噁心骯髒的性解放「證據」，而且，此等倡議跨物種平等愛欲的號召竟然（或者該說「不稀奇地」）被正典同婚同志陣營視為「豬隊友」¹，這張海報也因此成為台灣進步主體視性／性行為／性關係可以被允許的閾值：我們與他者的關係若接近或類似「人／貓」之間被視為絕對禁忌的性／愛，那就是民主社會親密關係與情慾互動的終極邊界。被視為性（別）公民的我們，絕對不可以從這裡（人只能愛護貓，不能「愛」貓）跨出任何一步，從事任何支持表態或理論設想，更遑論單刀直入、真槍操演的「爽爽」實踐²。

事實上，有一種說法在目前都會核心家庭或單偶雙人組的愛貓

¹ 在這篇〈人貓爽爽跨物種成家：婚家制度的再思考〉的底下，就有不少同婚派人士的叱喝叫罵，例如「寫這麼多字在討論人貓交，原作你有事嗎？」與「您真的是為了同性戀者的權益著想嗎？還是，同性戀者的權益只是你人貓爽爽理念的墊腳石？」。參見：黃亦宏，2015，〈人貓爽爽跨物種成家：婚家制度的再思考〉，苦勞網，URL=<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81619>。

² 在此處，我只處理「人貓」而不談其餘的伴侶動物與人類之間的親密關係，癥結在於「人貓爽爽」已經成為近年來臺灣性別政治看待性階序的最重要隱喻，以及排拒。再者，對於「人貓爽爽」的反撲與反控，堪稱這幾年來在同婚派與反同婚派的不約而同標靶，是以，這篇文章只處理「人／貓」的親密關係與情慾，並分析（被）家馴化的人類中心情感政治。

族當中相當盛行：「貓（或廣義的「毛小孩」）是家人，不離不棄」。不過，正因為貓被視為是小孩化的家人，倘若你與你的貓來上一場熱烈奔放、合意的兩相情願作愛（有任何與貓接觸經驗的人都會知道，只可能由貓來主控，不可能由你來強迫貓做任何行為），就等於同時觸犯了對非配偶家人的性（也就是象徵或甚至實質的亂倫），以及侵害了目前最甚囂塵上的被保護客體：（毛）小孩。在此，貓化身且體現為人類成員中的「非」主體：18 歲以下或智能不足的生命，不可作愛的血親，幼齡且不可玷污的家人。

由於專題的字數限制，我將命題聚焦在人貓爽爽的情慾基進性。這等關係構造的版本可能包括（一）單獨的人類主體與貓主體經營愛情與慾望的交流，（二）一群具有跨物種認同 (trans-species identification) 的生物混雜並存，彼此形成貓族與人族的愛欲型態，一起生活與作愛等等。此外，不少見的可能性是（三）人類只負責提供居住處所與各種生活資料，而生活其中的貓族演繹生發出各種「爽」的共居共慾狀態。對於目前的新道德進步主體而言，第三種模式很容易被寬容含蓄地解說為「一個愛貓人與所愛的貓眾們的幸福快樂生活」，若搭配有機飲食、絕育、嬌貴細緻的生命養護，這個版本甚至不啻為都會中產階級愛貓主體認定的「人／貓」最高階生命共有型態。然而，何以作愛的對象只是貓與貓之間、不涉及人類，就會被寵愛地視為「貓版本的戀愛、貓 GL、貓 BL」等讓人類尖叫「好萌」的再現？若換成第一種與第二種版本，就會是同志婚權主體咬牙切齒視為莫大羞恥、動輒以「那不是我們」（黑體字是我的強調）來區分出：a. 溫良浪漫愛的人貓關係為「我族」（可以有各種親暱交換，但不能貓人爽爽），以及 b. 踰矩越界的人貓爽（跨物種愛慾）則被厭斥驅離到邊界線之外的「他方異物」？

杜蒙 (Louis Dumont) 在《階序人：種性體系及其蘊含》(*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中提出一種很可以解釋上述矛盾的理論架構。在此引用劉人鵬對此理論的說明：

杜蒙所建立的階序理論，(同時涵蓋)「含括者」(the encompassing) 與「被含括者」(the encompassed)……階序是一種關係，是一種「把對反含括在內」(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 的關係。階序性的對立，或是「把對反含括在內」，也是整體與其部份的關係。它的特性是：高階含括低階，而低階者必然排除於高階者之外。階序的關係，就是含括者與被含括者之間的關係。(劉人鵬，5)

倘若把杜蒙視為例子的「高位階(的右手)含括低位階(的左手)」代換為「人(異性戀)／貓(同性戀)」，就可以見到個中的階序位置之清晰分明，邊界之僵硬嚴峻。反對同婚的「護家盟」將人類視為右端的異性戀(正統人)與左端的同性戀(歪斜人)：正統人可以含括歪斜人，身為階序下層的歪斜人(同性戀)卻不可能也不可以含括正統人(異性戀)。然同婚倡議者在辯護說詞中竟也自衛地宣稱「同婚不會製造出同性戀的下一代」，這正說明了處於下層的歪斜者，自我棄守了反攻階序分寸的正當性，承諾永遠為異性生殖中心的未來主義製造出(必須是)異性戀的下一代。至於「人／貓」慾望共生的情境，同婚倡議者則扮演了杜蒙理論中的「右手」角色：只能讓人類來含括貓(所以，「我」不可能與我「寵愛／視為下層」的貓，對等地結婚!)，絕對不可以讓(左手，低階的)貓來含括人類：亦即，貓只能被寵愛，不能對等的形

成愛欲夥伴。

換言之，以上的階序格局註定讓「人／貓」處於看似平等兩造但永遠不可能真正對等的二元對立中³：貓必須被視為小孩或弱智人類的替代，以及去性化「家人」的擬仿物，方能突顯出婚權主體的高階。

接下來，我將以電影《豹人》(*Cat People*)的故事來闡述「人貓爽爽」所涉及的集體慾望及其禁忌，從而追究性別平權與婚家連續體的「分寸」。這個「分寸」至少表達為兩個層面：第一，護家盟的倡議毫不含蓄地說破了「人獸不兩立」的邏輯，「異性生殖主義」與同性戀（或更廣義的「性怪胎」）毀家慾望，兩者絕不可能兼容並蓄。第二，同婚邏輯的基本命題與潛台詞則是要把「騷動的貓」(*Pussy in heat*)關入動物園之內，讓他／她／牠被置放於象徵性的「驅離式的納入」，好讓絕不騷動也不叫春的正典同志活得像個「(被含括的)人」⁴。

³ 劉人鵬在《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裡的這段話非常可以補充這種「假平等」的次序關係：「階序格局的道德論並非不涉及權力，而是權力在階序格局的性質即是不能明說的，說出權力，也就破壞了階序原則。……一旦承認權力，就與階序原則發生矛盾。」(11, 59)是以，倘若我們揭示出「人／貓」之間在毛小孩中產階級論述當中不可明說的權力裝置，也就破壞了在同婚修辭當中、委婉文雅且話中有話地陳述「我愛我的貓，但我不與我的貓作愛(或結婚)」的背後階序真實。

⁴ 關於貓不叫春的比喻，可參考以下論點（取自我的博士論文《神異真實的跨性別少年：重繪英文幻設小說的酷兒陽剛世界》）：「早期美國女性主義小說家套用性別烏托邦母題的代表作，例如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她鄉》(*Herland*, 1915)。正如同丁乃非在〈貓兒噤聲的媽媽國：《她鄉》的白種女性禁慾想像〉所論證，本書是某種排除性別情慾國族種族異己的(單一性)女性建國誌，其嚴厲宰制的程度不僅是針對人類公民，就連寄宿於這個國度的貓兒都不容許叫春(表現自身的情慾)：『這篇小說在我讀來，一片女性建國的異象中驚心的文化、種族、性的階級偏見及歷史烙印。也就是說，女性建國的「女性」到底是依何時何地哪些社會、經濟、種族、性慾

《豹人》有兩個版本，第一個是 1942 年由俄裔小說家與製片家柳頓 (Val Lewton) 為 RKO Teleradio Pictures 這個「黃金世代好萊塢」五大電影企業之一所監製的知名 B 級恐怖片。在這個敘事版本裡，亦豹亦女人（也象徵著東歐化外族群）的愛蓮娜 (Irena) 是個抗拒婚家與「陰莖－陰道」性交的「性倒錯」(sexual invert)，除了厭惡異性性交，她甚至以性變態的模樣跟蹤襲擊看似是情敵、實質上更類似其肉慾獵物的女配角 Alice。愛蓮娜始終拒絕與人類丈夫從事生殖的性，並且在結局釋放了自己的豹性：她解放了被囚禁在動物園裡的大型貓科生命，讓自己的非人情慾在豹群撕裂時得到釋放。這個集結反異族恐懼 (anti-xenophobia) 與反異性生殖主義的激進敘述，可以看成監製以非美國人身段在帝國主義電影工業內部所從事的頑抗，以恐怖片的鑄模來反詰種族主義優生學的異己驅除。

1982 年的重製版本則奠基於雷根政權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反而更類似當今的性別現狀。導演保羅·許瑞德 (Paul Schrader) 動用了奇幻 (the fantastic) 語言與精神分析等手筆，將亂倫、同性戀、人獸愛混雜為一體，呈現為奇幻夢寐的敘述。故事主線聚焦於一個從遠古以來就與（神化身的）豹交合的化外之民，對於她們，大貓（豹）不但是血脈的重要質素，也是構成家人戀的必要條件。這個部族輾轉傳承繁衍至 20 世紀末期，最後的族裔 Irena 發現自己與哥哥 Paul 是家族的唯一後代。在這個層面，必須（宿命地）變身為豹的 Irena 與哥哥都是「貓／人」不家庭的化身，兩者的趨向暗喻了同婚主體與性怪胎的兩種命運：Irena 抗拒人獸合一的去階序不羈生存法則（而且必須以殺戮濫交等作為代價），豹男 Paul 則熱烈擁抱

望條件的性別想像而來，非常重要。……線索隱藏在對貓的管理裏」(324, 332)。

這樣的性愛與生活方式（亂倫），並殺死所有阻擋他的生存之道的人類。透過這個精確的譬喻 (trope)，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最大的恐懼甚至不（只）是會變成黑豹的男人或女人，而是以豹形姿態與人類作愛的「內在異己」：那些與體內獸性作愛的人們，同時與至親作愛，而「豹／人」之間的慾望無非也是被禁制的兄妹亂倫。如是，當代同性戀身份若要成為文明普世階層的一員，就必須用盡氣力根除這在作愛中「不成為人」的「遠古」獸性與血親越界。借用杜蒙的說法，唯有人類（美國好異男，動物園館長 Oliver）纔能含括人貓（豹）合體的性／別異端，而不可能是反過來藉由豹的太古欲力來含括人這個「後進物種」。

《豹人》的結局是 1980 年代同性戀創傷物語的再現。恣意化為豹形、反人類（生殖中心）的 Paul 必須被象徵秩序（不可亂倫，不可人豹同形）所處死，好人（直同志？）動物園館長用盡心機來保護瀕危物種，用盡心機來遮蔽並否認深藏於無意識之狂亂迷離的性偏好：愛上一頭豹子！僅存的 Irena 則選擇了與人類「共生」。最後，宣稱「愛貓科動物更甚於人」的動物園館長以 BDSM 的方式與 Irena 作愛，讓這個無法殺人以流轉於人貓（豹）之間的終極她者成為動物園珍貴的收藏品。

首次於 1990 年代觀看此片時，我樂觀過度地認為，同性戀在內的性少數是桀敖不馴的 Paul，寧可以野生豹的位置慘烈死去，也不願意被貌似和善的系統圈禁豢養。事隔 25 年，2016 年 12 月婚權人士大集結，在種種婚姻平權嘶喊的背景下再度觀看本片，我不禁驚覺：太古化身的「豹／貓一人」再也不是擁婚同志（與所有家庭為尚者）視為貼近自身的符號 (icon)，反而是他們恨不得一刀兩斷劃清界線的「非我之你」。Irena 遊走於少年與少女之間，而豹男

Paul 的氣質與行為充斥性怪胎本色：濫交、招妓，無比渴望與妹妹作愛——本片處處影射同性戀與兄妹血親逆倫戀。本來結局是對異性戀婚家的批判，但在此時此地或許轉了個彎，反而化身為美好婚姻平權的象徵符碼⁵：進步主義的動物園館長 Oliver 深情悉心照料他所圈養的「豹—人」，雙方各有所歸，各有牢籠，再也不可能跨越階序的藩籬來進行人貓爽爽性愛。

在這個「同志成婚，女權建國」⁶時代徵兆（病徵）內，貓與人的性徹底分道揚鑣，塑造了一道乾淨鮮明到永不干涉的疆界，標誌了「貓不貓（必須是家馴寵物），人是人（生命治理的被監控體）」。

二、命的階序：台灣公民社會的嬌貴溫情動物保護主義

“Well! I’ve often seen a cat without a grin,” thought Alice; “but a grin without a cat! It’s the most curious thing I ever saw in my life!”—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⁵ 在幼小輕快的歲月，我對這故事的讀取顯得飛揚跋扈，總仗著與世隔絕，揣想著了不起就連同吞噬的人類血肉一起化為硝酸，壯烈灰滅。最近重新觀看本片時赫然發現：成為黑豹而死的 Paul、囿於動物園內生存並渴慕人類情愛的 Irena、甚至深愛豹勝於人但不可能盡情貓人爽爽（不）成家的 Oliver，都各自部分體現了同志集體的文明化自戕化身。而我，世紀末年少時誤以為自己只可能是 Paul 的我，其實也未嘗不是守著僅存的貓貓（屬性）、禁錮自我與他者最極致洪荒狂暴（豹）的動物館（長）。有什麼比這個寓言更道盡為了以人類身分生存、不惜屠戮所有蠻荒他者特質的新正常集體性（New Normal Collective）呢？

⁶ 「同志婚一家一國」的塑造由同婚推手立委尤美女屢屢被讚譽為「同志（的）國母」可見其端倪。參見：蘇雋凱，2017，〈修同婚法壓力湧入 尤美女淚崩發抖〉，華視新聞，URL=<http://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1701/201701171842842.html#.WI9TBVN961s>。

2015 年底溫州街發生非家居貓「大橘子」遭陳姓澳生殺害事件，2016 年 8 月開庭數次之後，陳生主動投案認罪另一起殺貓案（「街貓斑斑」案），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宣判陳生 10 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 60 萬，併科 35 萬元罰金。⁷ 2016 年的農曆新年，澳門當地亦發生了三隻親人街貓遭到類似手法殺害⁸，關注大橘子案的愛貓人近乎武斷推定：這些令人髮指的謀殺就是陳生於春節回返澳門的犯行。在本節裡，我將試圖就階級、位置與晚近的道德優越進步主體性，分析激起如此株連甚廣護貓群眾的「貓／人」都會溫馨情態，亦即，貓不再是野性凶險的生命，而是親暱人類友好善良的「毛小孩」，並以此扣問動物（包括但不僅止於貓）與人一起邁向解放的些微可能。

首先，讓我們追溯台灣動物保護法條訂立的脈絡。自從 2006 年台大畢業生方尚文殘殺貓而引起社群震怒以來，無論是推動法條的設定與呼籲朝向嚴厲處刑的「白玫瑰」式訴求，或是在貓狗等伴侶動物的家庭管理照顧層次倡議「毛小孩」這等清新溫暖小資階層的「家人」語言，都已然深耕都會伴侶動物的伴侶人類之集體意識。這 10 年來，台灣的動物保護主義以驚人的一致性朝向性別暨物種的強制平等（約束）原則前進，不但挪用道德進步的語言範式、精緻細膩的自我管控（從毛小孩的飲食起居乃至於養生送死，呼應著溫文爾雅社會主體的生命／人口維護政治該如何運作），也回饋（預設）著社會性中間層級的監控性集體該如何培育與調控在自然

⁷ 關於大橘子案與斑斑案的始末與判決。參見：維基百科，2015，〈陳皓揚虐殺流浪貓事件〉，維基百科，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陳皓揚虐殺流浪貓事件>。

⁸ 李娉婷，2016，〈澳門版「大橘案」3 親人街貓疑遭虐死〉，台灣動物新聞網，URL=<http://www.tanews.org.tw/info/9828>。

命 (zoe) 之外、已經被納入當代法治管束的生命 (bios)。正如同阿岡本所述，人口治理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必須視那些被棄守於家馴單位之外的「獸·人·牲」為赤裸卑賤（因而需要被監禁收容）的「剩—聖之命」(the bare and the sacred life)，可以任由體制所包羅管束，收容與生殺。我並非認定法治層面的動保法毫無需要，但我企圖就本節分析的這些案例來提示動保常態人主體的「家庭—社會」刑罰想像是如何呼應了人類的家馴無意識：被棄置的非／無家者（也就是包括貓狗人在內的「浪遊生命」而非「毛小孩」），無法不成為「人人（或體制）皆可宰制」之命。

2011 年同樣是台大生身分的李念龍虐殺多貓案引起第二波動保意識以來，主張重刑以懲戒「非人」犯人者莫不高呼：必須要讓犯人確實（且長期）地納入監獄服刑，嚴峻否定「易科罰金」的處罰功效。換句話說，常規性的動保意識對於虐殺伴侶動物的犯行者半年起跳易科罰金（至少 18 萬）的經濟壓力似乎毫無所感；即使得知犯人毫無經濟奧援或資源，無論是本地或異邦人，彷彿會更由於其「赤條條」的低收入、階序性的低端、種族性被厭惡（如「東南亞外勞」）的極端不利處境，而更得到視入監為復仇（抵平）主張的動保者大力叫好。如此，我們可能無須欣慰大橘子案的犯行者陳生未被當作集體仇外的發洩孔道，未遭到淒厲義和團式的嘶吼如「426，坐滿坐好（牢獄刑期）之後滾出台灣」的仇外語言對象。其實個中癥結在於陳生一則是台大學生（所以，大橘子案的關注者傾向要求台大以「代理形上家長」的位置來褫奪陳生的學籍），再者，澳門是個（就台灣常態視角而言）曖昧的地區，約略與香港等同高檔，該地僑生不可無差別的被視為（該滾的）「陸生」。

在此試列一則與陳案相對差異甚大的「虐殺一貓三命案」。

2012 年初新竹何文豪虐踢貓導致懷孕貓流產且終究不治離世，由於何姓青年無業且無可倚仗的經濟安全網，法官判定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就階級分殊的界面而言堪稱極重，不可能等同於鄉民設想的罰金無關痛癢論。⁹無論何男是否能籌出 36 萬，他承受的生命管控與處罰絕對遠超過犯下類似（或更甚）虐殺貓案的中產階級殺貓人類。事實上，方念龍與何文豪絕非均等的兩個虐貓（男）人，而是兩個階級與資源對比劇烈的犯行者，就像是澳生陳皓揚對應著眾人叫囂「滾出台灣」的殺貓男越勞。大橘子案件揭露迄今，即使臉書萬民激動沸騰叫囂，要找黑道給陳男大生教訓（結果大概都是說好玩的），然而，從未有人如同「外勞都滾」一般地發動「澳門籍的大學生都給我滾出台灣」。似乎激憤的大家都領悟到，虐貓殺貓的惡（之凡庸）絕對無法與國籍、族裔、膚色、種族、性／別等條件形成任何可印證的正相關性！然而，倘若陳男是陸生，故事大概就朝向「所有陸生加重刑罰且滾出台灣」的激化版白玫瑰民粹運動走向。

在〈「外勞」是殘忍的貓狗殺手？我們可以再多想一想〉裡，徐沛然近乎挑釁也充滿批判地將盲目的「愛護動物」主義與希特勒主義（人類分層可宰制可屠殺）放在兩極的對立性共犯結構裡：不反思的毛小孩主義，非但不會增添毛小孩的福祉，反而造成人（種）的極端階層次序分化，導致「愛特定動物近乎等於恨不得某些人類死好」的等式。¹⁰對我而言，當今在台灣的動物保護人本主

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2012，〈刑事判決【裁判字號】101，審易，460〉，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URL=<http://www.lca.org.tw/law/book/3009>。

¹⁰ 徐沛然，2015，〈「外勞」是殘忍的貓狗殺手？我們可以再多想一想〉，鳴人堂，URL=<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8775/1248725>-「外勞」是殘忍的貓狗殺手？我們

義並非這般類同於「納粹對高貴非人物種的愛」（因而，必須產生賤畜般的「裸人」如越南男外勞來滿足中產階層的嗜血欲），而是在型塑文明控制的同時，深刻銘刻著何春蕤所深刻揭示的「嬌貴公民」情感：一切都在巨大的道德進步之眼被監控與管制，而且，這些嗜血的眼球必須以「命（的等級有別）」來合理化自身的操控欲。¹¹ 如同精巧的雙螺旋體，指控陳生的眾人所套用的責備公式是置身於道德高地、披掛弱小動物代言者的自我防衛與理直氣壯，吊詭的是，這樣將一切都文明化之內部循環也使犯案者陳生得以巧妙運用當前脆弱嬌嫩受保護青少年主體「壓力大、驚嚇、崩潰、情緒管理差」等修辭來自衛。在爭取文明進階的天梯上，伴侶動物的加害者通常是「惡且平庸」化身的激發者或承受體，共時體現嬌貴文明年輕人的低抗壓、低智識與情感脆弱振振有詞。這種邁向庸俗第一世界文明進程的弱智效應值得嚴峻審視。¹²

在分析了虐貓犯行者的階級文化定位差別待遇後，我想追究探討的是「擬」伴侶動物（如兩案社區中為眾人喜愛的街貓，或是被某些店家視為招牌的放養貓等等）在當前人類的情感政治範疇裡究竟擔任了怎樣的位置，以及貌似純粹為了物種他者出頭所操作的正義（行動與修辭），底下鬱塞充斥著何種諱莫如深的「人類性」（humanity）及其固執執拗的階層序列設定。

可以再多想一想。

¹¹ 關於台灣的公民嬌貴情感，可參照何春蕤的文章：何春蕤，黃盈盈、潘綏銘編，〈情感嬌貴化：變化中的台灣性佈局〉，《中國性研究：性學萬有文庫 062》。（高雄：萬有出版社），頁 262-276。

¹² 洪凌，2016，〈超克「愛之欲其馴養，恨之欲其虐殺」試論動物保護人類主義與常態文明共構性〉，苦勞網，URL=<http://www.cooloud.org.tw/node/84616>。

在開庭之後，步出法院的陳生遭到義憤「愛貓人士」拳腳攻擊¹³，隨即在常態論述系統裡引起許多激盪。反對動手者認為：1. 攻擊陳生，就和他連續殺害親人貓一樣，都是「蠻荒落後」的地區慣習，乃是絕不可取的落後國家人民所為；2. 在自居理智且無視階層排序的動物權心態裡，眾生（始終）平等，是以，攻擊陳生的一拳就等價為殺害一貓的代價。前者可視為朝向第一世界文明前端的現代法治國家想像：也就是說，「法」對人類與非人類的生命治理，必須被小心翼翼地呵護與遵從¹⁴。後者的設想，即使沒有預先為「人優貓劣」排下註定的順位，但也難以橫跨彷彿無底深淵的跨物種鴻溝而真正想像某種並無始初尊卑高低的諸眾生態。許多網路發言樂意為攻擊陳生者護衛的聲音都採取了「這（陳生）不是人，是個畜生！」，或類似將陳生排除於「人類種族」之外的話語術¹⁵。

亦步亦趨地強調法治或寬恕，這樣的語言與治理術充斥著第一世界道德進步主義的問題性，然而要痛打一個連續殺貓的人類，還套用／挪移「畜生（非人）」修辭，這並不是在悅納他者，或憤恨對等者遭致殘害，而是印證了：這場法院後台的戲碼正是兩造人類

¹³ 東森新聞，2016，〈陳皓揚籌出保金 遭愛貓人士瘋狂追打〉，東森新聞，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816/756611.htm?from=fb_et_pets。

¹⁴ 例如，類似苗博雅這樣的法律專業人士之發言，除了「動物友善」的政見，對於遵循法治的絕對高度充滿了不可辯駁也難以討論的正當性：「重建司法的尊嚴，不只需要以審檢辯為核心的改革，更需要每個國民認真看待法治，把法治當成一回事。在法院門口發生被告遭毆打及法警受傷的事件，你以為你打的是殺貓兇手，但實際上你踐踏的是法治。」全文見：苗博雅，2016，〈虐殺貓引公憤 台大生交保被痛毆〉，Facebook，URL=<https://www.facebook.com/miaopoya.sdp/posts/1095046893908231>。

¹⁵ 蘋果日報的報導底下，此類留言可謂不勝枚舉：蘋果日報，2016，〈虐殺貓引公憤 台大生交保被痛毆〉，蘋果日報，URL=<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16/929851/>。

中心主義的恨意對峙，其中一方是狡詐卑鄙的殺貓人類，另一方則是將憎恨對象非人化、（即使非刻意但反而）成就物種排序的人類至上復仇者。

另外，在咬牙切齒討伐陳生的聲浪之中，有一股非常強烈的排比修辭，大約是「今天殺貓，明日殺人」。光是從字面來理解，這樣的心態就是讓「殺貓」成為「殺人」的前戲，貨真價實的殺戮造就了膽寒的效應。然而，若說連續殺貓的兇手之所以危險，是由於它可能「升級」到殺物種位階更高層的生物，這就再次肯定了物種之間的位差階梯 (inter-species ladder)。而且，除了物種「之間」看似涇渭分明的比較，還有同樣繁複細膩的位階順序滋生在同樣的物種之內 (intra-species)：19 世紀末 (1888 年)，倫敦貧民窟白色教堂街連續殺害性工作者的「鐮刀死神傑克」(Jack the Ripper) 之所以成為舉世最險惡的象徵，並非只由於他殺死了這些社會邊緣者。真正嚴重的是，在仕紳位置的官民政治無意識層面，他非常有可能「晉級」(gentrify) 到殺死良家婦女或任何中產市民，是以必須在他殺死「真正」重要的受害者之前加以制伏與殲滅¹⁶。無獨有偶，在發出為大橘子案召開記者會的通告時，主事者撰寫的文案也精巧含蓄地將「保護動物」與「保護特定人類（在此處是被高度標籤化的良好社區之「婦女」與「兒童」）」進行了綿密的共構性：「記者會上將提出民眾訴求：包括司法不應輕判、加強犯嫌後續生命教育及回歸社會的輔導機制、重視動物保護與社區婦幼安全的連結……」¹⁷。

¹⁶ 關於開膛手傑克造就的階級與性別分裂，可參看以下文章：Washington and Lee, "Jack the Ripper: Class and Gen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Washington and Lee, URL=<http://crimescandalspectacle.academic.wlu.edu/jack-the-ripper-2/>。

¹⁷ 記者會文宣的全文：樹黨，2016，〈【記者會】大橘子案初開庭 落實動保法切勿輕

倘若我們回顧一下近代歷史，19 世紀尚未取得投票權的歐洲成年女性，除了少數得以自營生計（包括被常態主體視為不堪的性工作者與性少數，或是「特殊」階級者），無論其秉性或自主設想的志業為何，泰半女子總是被納入家居領域從事無償的再生產勞動。彷彿為了補償或歌頌，人們將被圈禁在私領域家馴範圍裡的人類冠以誇張的美稱如「家內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¹⁸。倘若在 21 世紀的現今，台北市大安區的社群共識依然將「婦女」與「孩童」特殊化，這並非是強調這兩類主體與貓共享著難以讓其餘人類分沾的特質，而是要將這三者特殊化為必須也只能遭到弱化（與童稚化）的事物！前兩造（婦女與小孩）對於人口治理與邁向所謂更好的未來是不可或缺的器皿，而在文明進化的地帶，貓便是「類似但差了一點」的人類擬似物。這三者文宣當中被共同無區分地串連，不啻為國 (nation/state) 與家 (the domestic) 對這幾種主體進行嚴謹的「保護－監控－管理」之現代化人道牧世對待提供了有力的潛台詞。

再者，自從另外一位受害貓「斑斑」亦是陳生殺害的消息揭露，照料斑斑且視他為「家人」的店家「動物誌」在臉書上發布了幾篇挪用「愛與寬恕」修辭的文章，並一度將斑斑的位置從「店貓」轉化為「浪貓」¹⁹。我關切的重點並不在於店家如何稱呼斑斑

判!》，苦勞網，URL=<http://www.cooloud.org.tw/node/86136>。

¹⁸ 此稱呼來自於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詩人 Coventry Patmore，他認為自己的妻子是完美無瑕的天使化女性典範，並寫詩歌頌。參見：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THE ANGEL IN THE HOUSE,"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URL=http://academic.brooklyn.cuny.edu/english/melani/novel_19c/thackeray/angel.html。

¹⁹ 全文可參見：動物誌，2016，〈動物誌 2016/08/05 聲明〉，facebook，URL=<https://www.facebook.com/aboutanimalszr/posts/1749339215282861>。值得注意的是，「動物誌」的

(畢竟,「家人」是個充滿曖昧複雜屬性的稱呼,將「毛小孩」視為家人的修辭,幾乎無法不突顯出人類本位主義),而是兩種政治的雙重螺旋交織性:無論是堅決認定犯人有必然被文明教化可能的人道份子,或是吶喊「今天殺毛小孩,明天殺人小孩」的激昂聲音,這兩造都與犯案的陳生共同擁抱著最純粹的物種無意識,都相信殺貓是小事且容易脫罪,殺人類小孩則茲事體大,因此,教化人類當中極度惡質的成員,比起被血腥殺害的許多受害貓,更是攸關「大局」。因此,當 TNR 志工嚴厲勸誡店家最好不要讓斑斑失去對人類的警覺性時,一位網頁名稱為「徐氏百貨」的使用者表達了常態情感政治的不滿,認為不撫摸街貓就等於不愛街貓。²⁰不過,所有伴侶動物的去處並不盡然是進入家居生活,就如同「動物誌」店家所言:「有人問為什麼斑斑在外面?斑斑本來就是流浪貓,我們提供食物跟水及對他友善的空間,一起共存在景隆街一巷,互相尊重。」以此類形式與人類衍生出對等友好關係的斑斑,不但沒有義務柔情款款地對待任何想從他身上得到美好回應的人類,更該像是在街頭求生的酷兒善用張牙舞爪的浪蕩者感應 (streetwise sensibility),而非在惡意的攻擊者眼前承歡討好。

情感階序深埋於她們高調清淡的文字,很難不將受害貓視為自身實踐大愛與憫恕的客體,也讓斑斑的生死成為「另一個人類」因此變得比較好的福利供給者:「人會遇到困難、問題,他找不到出口,或是找錯出口,在第一次的時候沒有被改善,問題持續存在,但是錯誤的出口也逐漸轉成了習慣,最後化為一個無意義的行為,同時可能卻傷害了別人。就像當初一開始的立場,我們不想針對特定對象報仇、泄恨,斑斑不會因此回來,但是如果可以,希望每一個人試著去關心身邊的人,聆聽他、理解他,或許就不會有下一隻斑斑。」值得認真追問的是,斑斑(或被物種階序視為下端的生命)難道具備了對人類必須竭盡所能、死而後已的義務嗎?

²⁰ SHE's GOODS 徐氏百貨,2016,〈在動物誌 08/05 的聲明〉,facebook, URL=<https://www.facebook.com/sheisgoods/posts/1130351187040020>。

網友貓草天空 (Shen Yi-fan) 的觀察戳中了現代性（文明、階序、教養、差異、人/物）的刺點²¹。這段話的大意是：「犬貓團體很愛引用甘地說的這句話：「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就看它怎麼對待動物。」但我覺得我說的這句話，離現況會比較近一些：「一個國家的人們怎麼對待人，人們就會怎麼對待動物。」²²。難道說，連續殘暴殺死與許多人類交好（街）貓的惡質之深沈，是必須被放在人類福祉為唯一槓桿的前提，纔是惡性重大？我認為，無論是反澳門陳生者的思考路線或（潛伏於政治集體無意識的）重人輕貓位序設定，未嘗不類似使用「文明」方式讓自己舒壓的澳門陳生：兩者都為自己的生活品質與幽暗情緒著想，將貓（或類似位階的生命）視為文明人類紓解自身陰暗面所採取的生命使用策略。

三、邁向人貓皆暢快叫春的去婚家政治

在這一節，首先我想說兩則非虛構的例子。這兩個例子分別以不等的程度來抗拒現今已成為都會中產性平典範的「毛小孩與（人類）爸爸媽媽」的家庭公式。

個案之一：朋友 An 在春節時期需要出差，於是他將心愛的貓 Alpha 託付給目前時興的貓旅館照料。此間旅館的悉心週到遠超過 An 的事先預期，甚至每天晚上都以 line 書寫當天的貓咪日誌給委

²¹ 參見以攝影非人生命為主的「貓草天空」網頁：貓草天空，facebook，URL=<https://www.facebook.com/catnipsky/?fref=ts>。

²² 貓草天空，2014，貓草天空，URL= <https://www.facebook.com/catnipsky/photos/a.427422857309621.123263.427419317309975/774183952633508/?type=3&theater>。

託人觀看。在這些無微不至的貼心措施當中，唯獨有一點讓 An 實在無法承受：貓旅館的人員似乎預設了人類委託者必然就是貓的「家長／守護者」角色，於是自然而然地在記事簿當中將 An 稱呼為「把拔」（「爸爸」的童稚化稱呼）或「馬麻」（「媽媽」的幼兒化稱呼）。An 甚至無法將他與愛貓的關係「真相」告知這些真心誠意認為人貓關係就是複寫／擬仿著人類父母與小孩關係的親切貓褓姆，因為他與 Alpha 之間的關係就如同任何一組沉浸於愛河的跨代情人。然而，An 也同等無法忍自己長達一星期被「爸媽」化，於是他戰戰兢兢地提議，可否改用「葛格」或「姊接」來取代自己的稱呼。旅館的貓褓姆看似不疑有他地照辦，但還是常常口溜 (slip) 地將 An 稱呼為貓咪住客的「爸爸／媽媽」。

個案之二：作為接案文字人員的 L 同時也是娛樂性用藥與 BBES（無套且服藥性愛活動）的實踐者，除了在生活中各個短暫駐留的炮友，L 最愛的對象就是他的同居伴侶，一位優美白色長毛少女貓嫩嫩（據說她是品種貓，但 L 是第二任貓飼主，也無興趣追究貓的生命位階）。某天 L 厭煩了與各種面目模糊男人之間的無感情交流性愛，突然想要與嫩嫩「做」。他小心翼翼地讓嫩嫩服用貓薄荷與木天蓼粉，在貓表示允許且非常「想要」的時候，輕柔地愛撫嫩嫩約二十分鐘。L 在這段過程有種美妙的恍惚感，認為自己跨性且跨性別地成為用手指作愛的 T，然而，此事在 L 數量不多的愛貓朋友圈傳出時，他卻被大家義憤指責為「虐貓，令人髮指，性侵」等罪名。L 非常難過，如果人們認為與自己同居的人類伴侶合意作愛是「天生自然」的權利，那麼，他與美少女貓的同居伴侶兼（擬）情人關係何以被單偶人類主義視為一個最惡質且二元對立於最底端的低賤版本？

在當今的台灣，高度文明化渴望與晉升先進世界的欲求，屢屢讓各種既存的慾望關係被硬生生轉扭為「親子」構造，並且必須是徹底去性 (de-sexualized) 的框架。而且，這樣的潔淨化與往上攀升 (mobility upward-ness) 同時套用了人口（生命）治理的語言、民粹情感，以及法律制度，竭盡所能地讓原本狂野不羈的主體們變得絲毫「不能動」 (without agency)，成為「非能動者」 (non-agent)。在上述第一個例子裡，An 與愛貓 Alpha 必須在精細照護的貓保姆視野裡被再度詮釋為一組中產專業單身漢與他視為「小孩」替代的寵物（或「類小孩」）的不可欲結構。在第二個故事裡，遠比 An 更沒有經濟條件的 L 很可能座落於彰顯台灣「多元進步」的法治監控之眼之下，不但有觸法之虞，更會被國家女性主義、兒少貓狗保護主義（與其 NGO 們）以及技術官僚協同判定為「不合格的養貓人」——縱使 L 對待愛貓嫩嫩的情意絲毫沒有中產階級家庭主義將「寵物」視為兒童備份或擬訪物的成份。或者反過來說，由於 L 拒絕將貓視為「被豢養小人孩」的替代，反而視為對等交往的對象（既是家人，也是禁忌的戀人），他的人貓關係於焉成為這個社會視為危險且充滿污染的毒害物。²³ 這種人貓愛所瀰漫醞釀出的不潔與威脅力，奇異地與 L 到處約砲、使用藥物、不戴套且反單偶的（人類之間）情慾構造，成為相生相映的反社會酷兒生命之道。²⁴

²³ 例如在標題為「貓奴是毒蟲 警痛批：貓咪也染毒怎麼辦？」的這則新聞，警察也動用了「愛護貓」的生命治理話術，讓販毒者反省後感到羞愧不安：李承穎，2017，〈貓奴是毒蟲 警痛批：貓咪也染毒怎麼辦？〉，聯合新聞，URL=<https://udn.com/news/story/2/2211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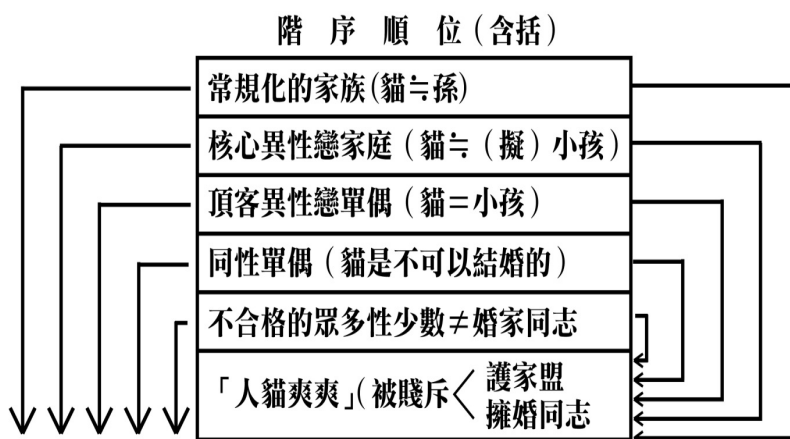
²⁴ 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從這個對性與慾望宰制深重的現狀窺視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如同白瑞梅在〈從她鄉到酷兒鄉：女性主義烏托邦渴求之同性情慾流動〉的闡釋，國家女性主義者愈發要讓不潔的性成為被滅絕的過去式，這些殊異不

對我而言，當前的台灣動物（尤其是貓狗）保護主義奇異地類似於 20 世紀末某些與國家機器協同制定政策的女性主義看待「婦幼」的視線。這些婦幼主體（或客體）被賦予了不均等的（被）約束保護情狀，但卻又詭異地被認為「已經取得平等（或自由）」！從異性戀高知識份子中產女性主義者的制高點，她／牠們的平等權必須是建構於一組集結國族位置正確與唯性別化相互滲透、滋養共構的新自由管理主義範式，例如：女人不可以（甚至不可能）豪爽濫交（但她必須情慾自主地說「不」），兒少必須被當成「人」來對待，不可被大人體罰，但她們若按照自己希冀的生命藍圖前進，就是徹底的崩壞，必須被矯正保護管束。在這樣的人口治理的視野之內，不可能有隨己之意與他人性交或援交的「兒少」，若有，這必然是父母的失格，其管控權就必須移交給國家。至於近年來成為「兒少」補充品項的「毛小孩」，則必須被珍惜寵縱地對待，甚至某些愛貓市民不惜自稱為「貓奴」。然而，貓狗成為人類兒少替代的條件，在於同時體現了永恆的童稚性與 18 歲的極限性（受限於物種基因藍圖，很少有貓狗能活過 18 年）。於是，要是你與自己最愛的毛茸茸伴侶從事了踰矩的情慾之舉，不但被視為是褻瀆了物種之間的疆界，更是直接挑釁了「人—女人—兒少—毛小孩」的去性家庭主義階序（詳見圖表 1）。如此，我們更不難理解，為何柔情款款地與自己的貓從事兩廂情願（甚至由貓來發起主動攻略）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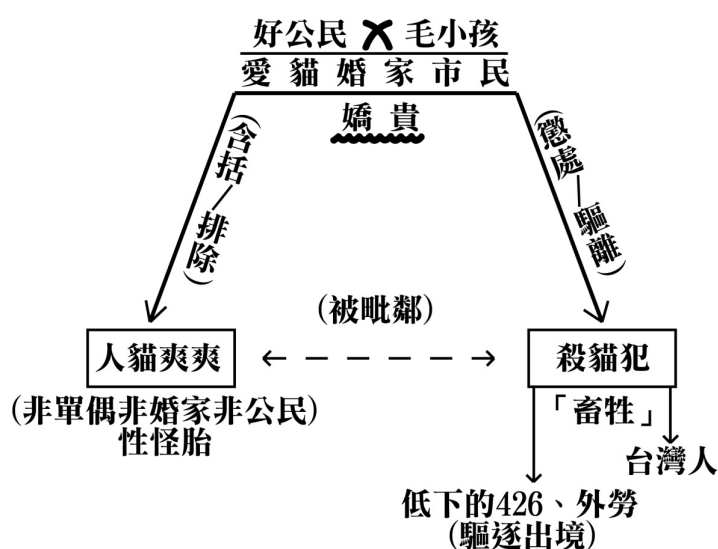
從的肉身樣態就如同反過來凝視主體的深淵，從被殺戮與被噤聲之處冒出來：「在這兩個文本中，吉爾曼明顯反對性愛的烏托邦，並不比史坦因筆下左岸興起的女同性戀社區來得不同性戀。這並不是要拯救吉爾曼故事中恐懼同性戀的控訴，反之，這是要顯示正因為這個女性主義烏托邦的同性戀恐懼，才會造就出精彩的同性戀渴望及酷兒性模式的形成。它更進一步地顯示出，**女性主義的未來想像帶有愈多的同性戀恐懼，它就更難將現在的性別與性及其欲望分離開來。**」（黑體是我的強調）

愛，竟然被國家與民粹主體視為其萬惡性不亞於殘暴猙獰的殺貓慣犯之舉。(詳見圖表 2)

圖表 1



圖表 2



在日本動畫導演押井守的作品《攻殼機動隊：無邪》(*Ghosts in the Shell: Innocence*)中，被導演以著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者 Donna Haraway 為角色名稱、巧妙帶出場的性愛少女人偶維修師，對著愛家原生人類男警探敘說了一段徹底破壞人類對生殖未來主義 (reproductive futurism) 之迷狂戀棧分析：「小孩不是為了日後撫養自己的小孩纔在玩家家酒，而是在體驗如何擬造新的人偶。就如同人類並不是為了要製造同儕人類，方纔進行生殖。最方便達成造物者創人／偶的捷徑，就是製造出介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小孩。」²⁵倘若

²⁵ 我在 2015 年 9 月「性／別與科技人才培育營」的演講上曾提及「《攻殼機動隊：Innocence》的閱讀：人類製造性愛少女機器人，用來替代與兒少的性行為，但機器

我們有打破物種之間與（人類）物種內層之雙重階序的企圖，就得警醒地體察：將貓狗視為「（毛）小孩」，是卡維波所分析的晚近道德進步主義產物。²⁶ 此意識形態並沒有讓貓狗的地位提昇（因為牠們必須永恆地扮演「總是長不大孩子」的替代物），也不像某些人類中心道德保守主義者的感嘆，將此舉視為人類小孩位置的墜落（因為「小孩」被擺放的位置，總是解放的相反）。反而，此類動用家母長制的保護管束主義造就了幾乎無可轉圜的破壞：弱化他者物種，無所不用其極地讓原先不被人類馴化的貓成為生命政治最新的被治理對象，美其名為「動物權益」。

我從事「不家庭」知識工程打造的這幾年經常遭遇反詰，除了「不家庭沒有實踐啥」之外，最常讀取到的就是「用藥，亂倫，動物戀，性工作」等低位階的性（作為／志業）必須與如今飛揚跋扈的正典渴婚好同志屬性徹底脫鉤。藉著「異性戀也有這些壞性份子」的去歷史修辭，渴婚好同志成功塑造出最新的性／別分界與次序，也就是「異性戀婚家－同性戀婚（家）－淪為廢棄物的各種敗

人後來組成了販運集團綁架人類小孩，而獲救的小孩殊不知這些性愛少女機器人是被製造出來替代他們滿足人類的性慾，小孩得意洋洋說出「我們小孩就是要被保護的！它們不過就是機器人」，而放任那些替代他們性勞動的性愛少女機器人受到人類的摧殘，片中的小孩就反映出 Innocence 一詞的最大諷刺。放到當今持續進行中的婚姻家庭運動與兒少保護主義至上的成果來看，為了打造家國和保護兒少，已經獵殺了多少非婚家及非正典的性主體。」關於類似的批判，詳見張峻臺的文章：〈牛奶葛格的性影像：批判不傳不看與純潔小孩的反噬性〉。

²⁶ 關於動物保護與家庭主義的關聯性，可參閱卡維波的文章：〈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從道德進步主義到競逐現代性〉。值得注意的是，常態人類性大量奚落不分派別與路數的動保政治為「可愛動物保護」，卻忽略了某個前提：說出此等譏嘲的自身，實則將包括靈長類在內的所有物種（包括自己所處者）都視為不值得活、也無需尊嚴對待的極度他者。

壞情慾與其主體」。這個從頭等艙到貨物艙的緻密階層排列，一方面老實地道出：非要進駐中產列車的最後席次不可，寧可消滅曾經同屬「同志」的各種反常態兇殘驅力²⁷。另一方面，如此盼望得到異性戀婚家主體認同（挺同婚）的渴婚同志族群，未嘗不類似棄守了自身的野性，只求人類（異性生殖機制）家庭納入自身。難道說，讓自己從野性生命變身，成為居於婚家建築層序末端（附屬物）的甜美毛小孩，就是此種意識所能想像的「歷史終點」？

酷兒理論家 Lee Edelman 指出，「未來生殖主義」讓進步與保守的兩股政治路線必須共同祭出「小孩」(Child) 這個延續人類物種的神聖符號，成為看似對立但實質共同支撐「小孩不死，人類永存」的虛妄命題。此命題斷言孩童不但沒有情慾，而且是「永恆」的，介於無性人類與受嬌寵管制的次級人類位序 (Edelman, 2-5)。如今，這個窮凶極惡追逐進步性的社會不但早已包括人類孩童，也收編了被納入乾淨秩序生命規章的寵物貓，而且含括的速度極為驚人。從 2013 年的同志大遊行以來，「人貓爽爽」逐漸形成一股反含蓄親密

²⁷ 這類奮力往上爬並且必須排擠不從者的執著之強烈，就如同陳俞容的文章〈認真努力徹夜剪報／硬著頭皮公然脫衣：實踐自我與社會的情慾拓荒革命〉所描述：「在一段不算短的過程中，我們不斷的被質問：為何要作這個（譬如性解放、愛滋）、以及為何不作那個（譬如婦女參政和教育）？或是這個議題到底要做到什麼時候、做夠了沒？（譬如公娼）這個議題搞下去很難募款（譬如同志）等等。當時我是很天真（以及愚蠢）的以為那種種不同，純粹是你和我對於達到某種女性主義理想境地的策略不同。卻渾然不知，有種權力和資源位置的奪取，就像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將要拉大的那個關鍵時刻，你沒搭上車買到房，就恐將墮入阿鼻地獄一樣，你阻止人家往上晉升，那更是十惡不赦。那個時值烏雲密佈夾雜著不能明說的國族認同、族群、政黨、政治、權力變天的混沌時刻，不論是愚蠢、天真、還是白目，拒絕往上爬，就可能壞了什麼大事。這時程得喘開誰、搭上了什麼便車、要到達什麼樣的天堂？自然也不能明說。」

關係的集體湧現（貓是家人，但貓與「我」也是爽爽共生的情慾對象），因而有力地戳破了「小孩」神話與常態家庭主義。自 2013 年起正式集結、逐漸壯大的「不家庭」集體性就是以對反於常規婚家的人口／貓口次序為出發點，共同反駁精雕細琢、優雅嬌貴的市民政治。身為不家庭政治的一環，人貓爽爽的基礎命題與共現，在於：1. 祭出反社會酷兒的反（常態）生命模式，2. 打擊「階序人」的含括規矩，穿破由上層包裹下層的治理規訓。

在我們這個既戮力往上文明化又講究溫和精細治理的社會，「貓／人」的關係夾帶許多不言而喻的潛台詞。人們經常以戲謔的口吻述說貓是情人（或小三）或亂倫情感的化身，但實質踐行的行為卻會被撻伐至極：人與貓之間的愛欲彼此，同時譬喻著婚家對於家內結構的禁制與規訓。在政治無意識的界面上，常態主體既肯認「平等權」，但又嚴峻拒絕了家人戀或兒童身為情慾主體（甚至常見的由兒童來攻略成人）的可能性，將這類焦慮不安投射在類似「小孩／人」的家庭寵物貓身上。倘若我們想要批判地解讀這些禁令與階序，就得從打破家馴美好的「毛小孩主義」為起點，設想一個不只是把貓當成無性孩童／家人／補充物的未來。

參考文獻

- 丁乃非，1998，〈貓兒嚟聲的媽媽國：《她鄉》的白種女性禁慾想像〉，收入：何春蕤（編），《性／別研究》nos.3&4「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324-343。
- 白瑞梅 (Amie Parry)，1998，〈從她鄉到酷兒鄉：女性主義烏托邦渴求之同性情慾流動〉，收入：何春蕤（編），《性／別研究》nos. 3 & 4「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 347-356。
- 何春蕤，〈情感嬌貴化：變化中的台灣性佈局〉，收入：黃盈盈、潘綏銘（編），《中國性研究：性學萬有文庫 062》。高雄：萬有出版社，頁 262-276。
- 徐沛然，2015，〈「外勞」是殘忍的貓狗殺手？我們可以再多想一想〉，鳴人堂，URL=<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8775/1248725>（2017/02/26 瀏覽）。
- 洪凌，2010，《神異真實的跨性別少年：重繪英文幻設小說的酷兒陽剛世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_____，2016，〈超克「愛之欲其馴養，恨之欲其虐殺」：試論動物保護人類主義與常態文明共構性〉，苦勞網，URL=<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616>（2017/02/26 瀏覽）。
- _____，2016，〈階序.情感.教化：論大橘子與斑斑兇殺案的「人性」驅力〉，苦勞網，URL=<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6164>（2017/02/26 瀏覽）
- 許雅斐，2016，〈未成年兒少與禁閉矯正：道德/立法下的生命政

- 治》，收入：何春蕤、甯應斌（編），《性／別 20》。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57-80。
- 黃亦宏，2015，〈人貓爽爽跨物種成家：婚家制度的再思考〉，苦勞網，URL=<http://www.cooloud.org.tw/node/81619>（2017/02/26 瀏覽）。
- 張峻臺，2015，〈牛奶葛格的性影像：批判不傳不看與純潔小孩的反噬性〉，苦勞網，URL=<http://www.cooloud.org.tw/node/83662>（2017/02/26 瀏覽）。
- 陳俞容，2010，〈認真努力徹夜剪報/硬著頭皮公然脫衣：實踐自我與社會的情慾拓荒革命〉，苦勞網，URL=<http://www.cooloud.org.tw/node/76360>（2017/02/26 瀏覽）。
- 甯應斌，2013，〈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從道德進步主義到競逐現代性〉，收入：甯應斌（編），《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 13-32。
- 劉人鵬，2000，《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
-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 Dumont, Louis. 1980,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 Edelman, Lee. 2004,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